

遜志齋集

七

蘇子知
RDG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序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
以立遠功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者豎子之雄非
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
盡其道則可以運陽陰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

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
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
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
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歛之善一身彼或不知
自重而爲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
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
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
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
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
以汨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

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已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予每爲

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
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
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
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尚以
爲戒哉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
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
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
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

詞驟而覽之疊疊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脩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

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
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
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
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
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
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
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
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
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况於文乎今猶
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

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由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盞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縣亘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子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

也芟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而尊教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之爲尚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

予之意可知也予行矣予欲不言久矣予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默諸然余日侍軒陛間覩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慎也予其慎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規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脩己以治人始於播灑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遠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即乎彝倫之序不失其常既有得乎此其推之爲政教宣之於

言語以用乎國家天下若水決川馬行陸颿長風以舟乎海也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運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嘗爲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爲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考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求其要者徃徃失乎先後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舍法家文吏則無所爲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釐周公孔子之典內淑吾身而推其餘以給夫世用而未之遂歲之初吉天台周履素徒步訪予

於侯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才藝有可樂者且聞其所居竒山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烏知無與余同志者乎人恒患不好爲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脩己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履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爲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蹈予力所病而相勉爲有用之學也哉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

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脩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

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
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駟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
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
敝童羸重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
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
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
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
而淑來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
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
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

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震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騫而飛或妥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潰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

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
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
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
而不懼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
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
蛇梟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
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脩而禮
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爲孔子
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
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用則著爲七篇之書故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遭平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二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閑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脩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恠之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